

評書「聊齋志異」選集

第十集

續黃梁

陳士和講述



評書「聊齋志異」選集

第 十 集

續 黃 梁

天津市文化局劇本創作室 編輯
天津市文史研究館

陳士和 蕭捷 張國賢 整理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新書 [聯大春秋] 總第十卷

續 黃 梁

天津市文化局原本館作廢
天津市文史研究館 編輯

何 迅 主 編

陳 仁 和 撰述 張國賢 整理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錦州道八號)

天津正書局出版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

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华書店天津分店發行

*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2 5/16 字數 53,000

一九五七年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45,133

統一書號 I 50672·193

定價(5) 0.17元

編輯例言

一、評書「聊齋志異」選集是根據已故著名評書家陳士和的講述稿整理而成的。

一、陳士和的評書「聊齋志異」共有五十個節目，但講述稿保存下來的只有十四個，在可能範圍以內，這十四個節目將全部輯入這部選集。

一、這部選集出版以後，希望既可以作為廣大群眾的通俗文藝讀物，又可以作為評書演員演出的參考脚本。

一、整理工作主要按照以下的三個原則：

(一) 能不動者不動；能少動者少動；必須改動者則予以改動。

(二) 盡量突出原作涵有人民性的部分。刪除帶有封建、迷信和宿命論色彩的部分；刪除其中某些不健康的趣味和不合理的部分。為了使作品完整，必要時在情節和人物性格的刻劃上，也做一些增補的工作。

(三) 刪去冗贅重複的部分，並進行語言文字的整理工作；一方面保留作為口頭文學的評書的原有風格，一方面盡量使其簡潔精煉，便于閱讀。

一、我們力求以嚴肅審慎的態度來對待這一份口頭文學的遺產，但由於能力所限，一定会有很多不够妥善的地方，希望各地專家和讀者們指正。

續黃梁。

在宋朝的時候，福建地方出過一位孝廉^①；這位孝廉姓曾，叫甚么名字聊齋原文里可沒有交代，所以，咱們就叫他曾孝廉吧。——往後這段書，別管是說到甚么時候，甚么地方，也別管到後來他做了多么大的官兒，咱們也就用「孝廉」二字來稱呼他啦！

這位曾孝廉每日在家只是用功讀書，一心要去投考，獵取功名富貴。

這一年，正赶上東京開科。——在那個時候嘛，皇上總要選拔出些人來替他辦事，每過幾年就有這麼一次科考。到了開科的時候哇，全國各州縣的念書人都要進京趕考。——曾孝廉聽見了這個消息，真是喜出望外，馬上就準備好行李，帶了些銀兩，背着書箱，高高兴兴地動身到東京來。

● 續黃梁——唐朝沈既濟作有「枕中記」，故事的情節大致如下：一個不得意于功名富貴的盧生，旅行到邯鄲，在客店里遇見一位道士呂翁，交談之後，呂翁借給他一個青磁枕，讓他休息，於是盧生就夢見自己做大官，過起富貴生活來，醒後，想到榮華富貴，不過一夢，于是拜別而返，不再求官。這時旅店主人蒸黍尚未熟（黃粱就是黍，俗名小米）。明代湯顯祖曾將此改編為「邯鄲記傳奇」。后人也稱之為「邯鄲夢」或「黃粱夢」，蒲松齡摹仿枕中記的題材寫此，所以題名叫「續黃梁」。

● 孝廉——汉朝時候設立的科舉等級之一。約相當于明清兩代的舉人。

赶考的人就像彼此约会好了似的，都是提前动身，故此，离着考期还挺远哪人就都到齐了。曾孝廉到得也早，只好先找间店房，住下来等候。好容易盼到了考试的日期，进考场也没有怎么费事，就把第一场考下来了。同来的这些朋友，也都考取了兩榜进士公，大家这份痛快呀，就甭提啦。第一场既然考过去，于是各人更要加紧准备功课，静等殿试。

天气是愈来愈热啦。这些进士老爷们老呆在家里研究功课，日子多了，也是闷得慌啊，所以大家就要想主意消烦解闷儿啦。这时候有一位就說啦：

「哎，我倒有个办法，咱们出城去玩吧！到郊外遛达遛达，看哪兒凉快就在哪兒休息一会儿好嗎？」

「对！这个办法不錯。咱们帶些笔墨紙張，見景生情，联句作詩，倒也解悶。」

「好吧，今天咱们出去就合适……」

「怎么說合适呢？」

「今天从早上就沒看見太陽，也沒有一点兒風，呆在家里一定悶热，出去散遛不是挺合适嗎？咱们就早点兒用午飯，早些动身吧。」

大家同意，說話就吩咐店家提早开飯，草草吃过，湊了七八个人，从店里一同出来，到了城外，顺着大道就走下去了。——天气仍然是又悶又热，陰沉沉的，感覺不出一点兒凉快来。大家遛达了半天，全有点兒口渴。曾孝廉就說了：

「哎，諸位年兄。——」

「是，您有甚么事情啊？曾年兄。」

「你們渴不渴呀？」

「渴是渴呀，可這一帶地方比較偏僻，也瞧不見哪兒有賣水的呀！」

「哎，您几位順着我手指的地方看：在咱們所走的大道尽头兒，有一個黃土坡，土坡兒那邊立着一根旗杆，好像在旗杆上頭系着一幅布招子，——據我想啊，一定是一個小野茶棚兒，是專為來往客人歇腳乘涼的。」

「嗯，不錯，不錯。」

「咱們緊走几步，就在那兒先休息休息吧！」

「好吧，諸位年兄請！」

說着話，大家就一同往前走。翻過了土坡兒，到了茶棚兒。

這個茶棚兒還算不小，高搭着席棚，十分寬敞涼爽，里頭座兒也不少，長條桌子有七八張，兩邊擺着長條的大板凳。因為這個時候將過午，生意還不太忙，每張桌子都圍着一半兒，松松散散，自在在的，誰也不擠誰。

曾孝廉等七八個人進了茶館一站哪，早有跑堂的伙計跑過來讓座兒：

「來啦，您几位都是一道來的呀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這些位老爺爺們就像沒聽見似的，並未回答。他們瞧每張桌子都有四五個人占着，不由得一齊皺了皺眉，猶豫了一下。內中有的就叨念着：

「沒有地方啦！咱們坐在哪兒呢？……」

看那意思是嫌那些早来的茶座兒身份太低，不配和自己坐在一起似的；其中特别是曾孝廉，兩条眉毛擰成一个大疙瘩，格外露出老大的不痛快来。茶棚兒的伙計是久干这行营生的熟手，生得一副好眼力，你究竟是哪路人，一点兒也瞞不了他；經不住一瞧，就能看出你的身份脾气来。他上下一打量这七八位，一瞧那目空一切的样子，就知道是有功名的主兒，不願意跟別人混杂着坐在一塊兒。連忙打着招呼，劝那些先来的茶座兒給他們騰座位：

「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您这几位都是老主顧了，沒別的，您多关照吧，这不是剛进来七八位客人嗎，他們都是一道兒来的，要是分散着坐就不方便了。您这桌上才五位，能不能屈尊一下讓一讓？回头我再給您沏上一壺好茶叶，勤續兩趟开水，算我孝敬您，您看怎么样？」先来的這張桌子上的人有兩位正下棋，有仁人正說着話兒，都是常到这个茶棚来喝水的主兒，跟伙計也处熟了，略微想了一想，也就答应了，有的自己端茶壺茶碗兒，有的自己端着棋盤，就挪到旁边的那張桌子上去了。

伙計还一个勁兒的張罗哪：「来来来，我給您挪吧！」一边說着，走了过去，擰了擰凳子，抹了抹桌子，一扯臉就对着这些位老爷們讓座兒：

「嘻嘻！您几位坐在这兒吧，那几位老主顧給您騰开啦。」

「噢，那样做合适嗎？我們是后到的，倒把先来的客人挤到別的桌上去了。这可太对不起啦。」

挪到鄰桌去的几位也拱手相讓：

「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們天天来，挪一挪沒有什麼說的。」

「既是这样，我們可就謝謝了。」

这几位別瞧从心里願意那几位給騰地方，可是嘴里还客套一番，虛情假意的跟人家周旋几句，唯獨曾孝廉可与众不同啦，就好像人家騰出地方来是應該的一样，自己把兩只手一背，把头一揚，綳着个臉兒，鼻子里連气也不吭一声，还直嫌大家跟那几位說客气話是罗嗦哪！滿臉不耐煩的神气，这个狂勁兒就别提叫人多么难受了。

說話大家入座，伙計跟着摆了茶碗，用上好的茶叶沏了一壺茶，放到桌上，略微烟了一烟，就給大家斟上了。这几位进士老爷們哪，有的摘了头巾，有的脫去長袍，挂在茶棚的柱子上。天气悶热呀，大家就搥着扇子凉快着。

沒有多大的功夫哇，就听見鄰桌上的人在哪儿說話哪。他們坐的地方离曾孝廉這張桌子不遠，虽說談話的声音不大，可是这几位却听得十分清楚。如果是談別的，也就引不起曾孝廉这些位的注意啦，他們談的是这么一件事：

「哎呀，如今甚么样兒出奇的人都有，可以說哪一行都有高人。就拿菩提寺这位算卦的先生說吧，呵！那可真叫神乎其神哪！太灵驗了！」

「对啦，好像我也听見不少人說他灵驗。」

「怪不得人家派头兒那么大呢，听說人家一天至少要算一百多个呢。并且听說他还是『过肘不候』！」

旁边摆棋的人就說啦：

「呵！照你这么一說，可太灵啦！每天能有这么多人去算卦嗎？您別說啦，哪会有这么档

「子事！」

「咳！我還能騙你嗎？信不信由你呀！反正每天樓樓行行的有很多人到他那兒算卦去，心誠則靈嘛！」

「據我瞧哇，他們慣會試探來人的口風，然後順着你的話音兒爬，未必是真的吧！大凡是算命打卦的，都是闖蕩江湖的生意人，可別信他那一套！」

「哎，你怎么這麼說呢！我有實地的經驗哪……」接着這位就滔滔不絕的說了下去：像某某人丟了東西到處找不着，經算卦先生給推算出方位來，回去照着一找就找着了；又像某某人出門在外，三年未歸，又沒有給家里捎封書信，他的老婆算了一卦，算出某某人快回來了，果然日子不多就全家團聚了；還有某某人投考怕考不中，前去問卜，算卦先生說他一定考得中，結果考上了；底下又舉了不少例子，就像真有這麼回事似的，愈說愈有勁兒。別人這麼一听，真有不少點頭嚥嘴兒幫腔的。

他們這麼一說不要緊哪，曾孝廉這一桌新貴老爺們差不多把眼神兒全攏過去了，不由得心里都動了動。怎麼哪？他們都被這算卦先生能占算功名富貴的事兒所吸引，都想占算一下自己的前程；虽说也有些位半信半疑，不過多少也有試一試的意思。

說話的時間足有一個时辰，功夫可不小了，曾孝廉這一桌上的几位老爺也都歇過腿來了，茶水也喝得差不多啦，大家就有起身要走的打算，不過離了這個茶棚到哪裡去，大家還沒有拿准主意。正在商量哪，就听曾孝廉說啦：

「咳，諸位年兄。」

「是，曾年兄，您有甚么高見？」

「你們几位聽見沒有？方才人家所談的這位算卦先生可是非常的靈驗啊。」

「是啊，是啊，聽見了。」

「既然大家都聽見了，我出个主意：咱們一塊兒去問卜怎么样？」曾孝廉做官心切呀，對前途他是特別關心，所以立刻就想要去算算命。

「嗯——也好，倒是可以去試一試。」

同來的这些位，有的也想去算一算，有的也想去湊个熱鬧，这么一來，就都同意了，于是就有一位招呼了一声：

「堂倌！」

「欸欸！來啦來啦！」說話走到近前。「老爺，給您再續点兒開水嗎？」

「不用啦，不用啦。我們跟你打听一件事。」

「噢，請您說吧。」

「我來問你，方才我們旁邊這張桌子上的几位茶座兒，有人談到一位算卦的先生，據說他住在菩提寺……？」

「菩提寺？——嗯，對對對，有这么一个菩提寺！」

「从這兒到菩提寺怎么走哇？」

「您几位老爺們去呀，我告訴您一条近道兒。由我們这个小茶棚出去往東走，不到二里地的樣子，就到了大道啦；順着大道往東南斜着走下去，也就是一炷香的工夫，就看見這座廟

啦！进了庙畦，在二道院里的西配殿旁边有一間小屋兒，那兒就住着这位算卦的先生。」

「噢，既是这样，我們去看一看！」

茶棚的伙計又抬头看了看天气，滿臉陪笑說：

「嘻嘻，現在这个天气呀，可不敢保准兒。您瞧瞧，天陰得挺沉，往西北方向看，黑忽忽的一大片云彩可直往这边兒赶，您几位要是去呀，趁着天气沒有鬧起来，及早赶着去；估量着三四里地的样子，还不致于半道兒上挨淋……」

「对啦，我們也是这个意思。你算算茶錢吧！」

說着話，付了茶錢，几位站起身来，戴头巾的戴头巾，穿衣服的穿衣服。穿戴齐整，走出茶棚，繞过了土坡兒，奔正东就下去了。

这时候，天气是陰得越来越陰沉，远处的雷声轟隆隆直响，閃也是一个跟着一个，風也刮起来了，可以說吧，这个雨如果下起来可就小不了哇！

有一位就說啦：「咱們怎么赶上了这么个天气呢？」

曾孝廉聞听，連說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。」

「怎么說不要緊呢？眞要是下起来，咱們恐怕要截在外边了。」

「咳，咱們不是怕挨淋嗎？不如赶紧往前走，好在才三四里地，早早赶到菩提寺，也別管这个卦算得成算不成，咱們总算有地方避雨了。我看別尽着在这兒耽誤時間啦！」

大家一想也对：「这話有理，眞格的啦，这么大的庙宇还没有咱們避雨的地方嗎？」

大家一边說着一边快走，由小路往正东走到大道，然后斜插着奔东南，果然沒有一炷香的

功夫就来到了。到近前一看，这个庙占的地方很不小哇，这几位立刻精神一振，不约而同的說了一声：「呵！好大的一座庙啦！」

这庙是座北朝南，前面竖着五色牌楼，两旁立着一对大旗杆，横着一道红牆，真是庄严肃穆哇！朱红色的山門关着，兩旁的便門虛掩半扇，为的是香客出入方便；正面的門上一副横匾，藍地金字，端端正正三个大字——「菩提寺」。庙是很大，只是年久失修，油漆彩飾已經剝落了。

众位进士迈步进了便門，穿过了头層殿，来到了二層大殿前，留神往左边一瞧哇，看見西配殿旁边果然有一間小屋，屋門口挂了几个牌子，也都是算命先生应有的牌子，門口有一个人正在往下摘呢——因为他怕下雨淋湿了，所以才想把它收起来。摘牌子的这个人一瞧从外边进来了七八位老爷，他用眼神略微的一瞟，就明白了，八成兒是算卦的主顧。立刻就撂下牌子不摘啦，一扭身兒掀开竹帘子走进屋里去了。

这个人究竟是誰呀？原来他就是算命先生。他是闖蕩江湖多少年的人了，目光犀利，来人是多大岁数，是做甚么的，有甚么心事，都瞒不过他；虽說眼力不能識透来人的臟腑，深入骨髓，可是眼前的事情，就像單摆浮擱一样，一看就能猜个大概。他瞧見剛进来的这几位，臉上得意揚揚，都是迈着方步兒走路，不問可知，一定是新科得中的老爷們。又見这几位一进院子就往这边奔，眼睛都冲这屋瞧，不問可知，一定是来算卦的。他就不再在門外摘牌子了，連忙进到屋里一坐，端好了架子，神气十足的恭候这些人前来算卦。

这时候，曾孝廉等七八位就走到了算卦先生的門口兒，高声一問：

「請問這里有一位星相家嗎？我們几位特來問卜。」

「噢，請進請進，就在這屋里。」

話未說完，帘櫺一啓，曾孝廉等已經進到屋里來了。算卦先生連忙起身相迎，拱手相讓：

「啊，諸位請坐，諸位請坐。」

「嗯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」大家点了點頭，分賓主落了坐。這些位不住地打量這間屋子，瞧了瞧還是挺款式的，牆上挂的名人字畫，素雅非常；桌椅條凳也是非常干淨，一切陳設也都很考究。算卦的案子上擺着筆墨紙硯，棋子簽筒，应用的東西很是齊全。

再一瞧算卦先生的言談舉止，不像一位走江湖的生意人，很像有點兒學問似的，於是大家也就客气了一些。獨有曾孝廉眉高眼大，是人瞧不起，從一進屋就抬頭四下里看，瞧瞧字畫搖搖頭，看看對聯撇撇嘴，這份狂傲的勁兒就甯提了。怎麼？他覺得样样不如自己，心里這麼想：「這位算卦的，論他的學問可差得遠哪！就沖他屋里挂這麼寒蠢的字畫兒，就証明他沒有真才實學。等一會兒看你算得怎麼樣吧，哼，据我想你就配倚仗着算卦糊口哇！」心里寻思着，臉上的樣子可就帶出來了。算卦的先生也還是真有本事，他慣于察言觀色呀。拿眼神略微一尋覓，就把來人的心理都揣摩透了。連忙陪笑說道：

「諸位是自己問卜呀？還是替人占卦呀？」

有一位連忙答話：

「啊，先生，今天我們可是打攪您哪，耽誤您休息啦。我們打算自己占卦！」

另外一位也說了：

「好啦，平常我們也是很少出來，今天出城一趟，偏偏赶上要下雨的天气。沒有別的，既然來了，您就多費神給算一算吧！」

「嗯，不要緊，不要緊。您這七八位也都是有緣的，今天咱們可以說是投緣哪！来来来，哪位占算請哪位抽一根竹簽吧！」

說着，算卦先生把簽筒遞到每位跟前相讓，大家就都抽了一根。抽完了竹簽，然后再一根根的遞回給算命的先生，他接過來按次序在桌上排好。

為什麼要辦這一道手續呀？這是算卦的「鬧鬼兒」，他趁這個時候察言觀色，揣摩心理，研究這些人的脾氣；對誰應該怎麼說，這時都要想好。等到他接會孝廉的簽的時候，一瞧这个人哪，可以說是特別難伺候，他可就留上心了。琢磨着怎麼說才能把他恭維痛快了。

簡斷截說吧，先生把簽排好，裝模作樣的摆了半天的棋子，磨蹭了半天的功夫，这才从頭一根簽說起；一位挨一位，有問功名的，有問喜事的，有問子嗣的，不用你張口，他就能猜上个三四成，只要他說的話能打中了你的心坎兒，被他察顏觀色瞧了出來，哈！他就借題兒發揮，連蒙帶唬，少則三言五語，多則十句八句，就能讓你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要不怎么叫江湖生意呢？

算到了最后，才輪到了曾孝廉。等到給他算卦的時候，這位先生可就站起來了。

「啊——這位老爷，現在輪到給您占算了。按理說我不应当詢問您，怎麼呢？凡是來到我這里算卦的客人，我從來沒有問過人家要占算什么的，全靠卦里推算，就能知道。如果我問上一句，然后再順着話音兒往下領您的意思，那就算我經師不到，學問不高，在這兒騙人蒙事

啦！……您不是亲眼瞧見方才这几位誰也沒有告訴我一句話嗎？唯独您这个卦，可是我十几年來沒見過的好卦呀，可以說是与众不同，我特地向您請教，以便仔細地給您推算推算。您今天究竟是問些什麼呢？」哈！这位算卦先生可真够損的，他把別位的卦都占算完了，故意把他留在最后一个好逗他一下。好在現成的奉承話很多，自己臉上裝得严肃些，郑重其事的恭維他几句，暗含着挖苦他，讓他苦在心里，還不能不信！

曾孝廉哪里知道算卦先生的心思呢？把臉这么一揚，兩眼一合，心里这份美就甭提了。他是这么想：

「嗯——我的卦嘛，是十几年来沒見過的好卦，說甚么『与众不同』，你詢問我嘛，不是为了試探口气，而是郑重其事的給我推算一下，既是这样，那么我就告訴你吧。」随后又琢磨了一回剛才給別人推算的情形，好像還不致于是蒙事騙飯。想到这兒，把头美的晃了兩晃，一撇嘴冲着先生說啦：

「噢，既然如此，我来問一問先生，將來我有蟒玉之份否？」

呵！您听他这份兒狂啊！他在这兒撰文哪，問問算卦先生自己將來能不能「身穿蟒袍、腰橫玉帶」呀！这位算卦先生也真会起哄，他擲下棋子不再摆了，赶紧离开卦桌兒，繞到曾孝廉的跟前，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說：

「老爷，要不怎么輪到您的卦得特別的問一声呢，不怕今天在座的別位過意，您的卦可真是好得出奇，与众不同，哪位要是對這話不滿意，或者心里不痛快，那可得請他多原諒，我也得这么說。若是按您的卦上所說的呀，不但有蟒玉之份，您將來還有二十年太平宰相之位！」

「我？我作太平宰相？」

「对啦，太平宰相！」

「多少年哪？」

「二十年！而且少了还不成，总得作二十年哪！」

「哈哈哈哈哈！」曾孝廉一阵大笑，这份痛快就别提了。众人陪着也是一阵哄堂大笑。

凡是跟曾孝廉一道兒来的，心里头是怎么想的都有哇。

有的还真信，心里一哆嗦，想道：「呵！他的福份可不小哇！能做这么大的官兒。往后别

再叫他年兄了，得称呼他曾大人、曾太宰啦！」

也有的不信，心說：「这位算卦的可真叫不懂江湖道上的规矩，能这么胡說八道的嗎？」

「二十年太平宰相」，說得这么大的口气，往后真要是应驗不了，可怎么办哪？」

有的明白人可就看出來了：这是先生跟曾孝廉起哄哪。「嘿，讓你狂吧！你不是任何人都

瞧不起嘛，这回叫算卦先生一說呀，比罵你几句还厉害呢！」

也搭着曾孝廉夙日愛得罪人，他的狂傲自大的勁兒，誰也沒法勸說他，所以現在有人明明瞧出來是算卦先生拿他起哄，可也不願意多事給他指穿；算卦先生也是早就瞧出來大家討厭曾孝廉，不滿意他的日空一切，有意看他的笑話；各方面的心氣兒都碰到一塊兒了，算卦先生这才敢憑空亂恭維，無中生有的一頓胡謔。如果这位曾孝廉是位多少懂点嘛的主兒，不仅方才不該那么問，这时候聽見這話也应当这么回答才对：「先生，不要笑談，我可不怕您惱我呀，您这是奉承我，我哪敢有这个希望啊！」彼此嘻笑一番，打句哈哈，也就过去了。誰也想不到會